

我的西藏故事

WODEXIZANGGUSHI

廖东凡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K828.9
23

K828.9
23

我的西藏故事

WODEXIZANGGUSHI

廖东凡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西藏故事/廖东凡著.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5

ISBN 978-7-80253-030-0

I. 我... II. 廖... III. 廖东凡-自传 IV. K8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2121 号

我的西藏故事

廖东凡 著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640×965 毫米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20 千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3-303-0/K·180

定 价 32.40 元

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Email: dfhw@zxcb.com.cn 电话:010-648929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一 无悔的青春

——读廖东凡《我的西藏故事》有感

谢冕^{*}

我被廖东凡的叙述所吸引。这本书，是他用一生的心力写成的，这里凝聚了他毕生的理想和信念，这里迸发着和燃烧着他永不衰竭的生命的火焰。这是作者以他的全部青春为代价换来的一枚痛苦而又甜蜜、经历磨难而又异常丰满的果实。这是漫长岁月中的泪水和伤痕、坚持的行进和艰难磨炼获得成功合成的一曲华彩的乐章。我近来作文不喜夸饰，愿意用内敛平淡的语气讲述所见所闻。现在面对这位熟悉的朋友的令人惊叹的人生经历，我想，任何高级的形容对他来说都不会过分。

廖东凡是我在北大中文系的同窗，论届他比我低一个年级，论年龄我比他大好几岁。在校期间直至现在我们都习惯地叫他“小廖”。他在我的心目中始终是率真、单纯、热情而透明的朋友。我和他虽然不同年级，平日来往也不多，但却是相知甚深，我自信是很了解他的，他是我在北大结交的一位可信赖的朋友。

^{*} 谢冕：北京大学教授，当代著名文艺评论家。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所长，中国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

廖东凡毕业后自愿去了西藏，这举动在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我深信这是他真诚而坚定的选择，而决非一时的冲动。廖东凡心宽如海，志高于天，他对生活充满了憧憬，他始终以自己的行动实践着并印证着他的信仰与向往。我相信上世纪50年代成长的一代人，都能从廖东凡身上看到自己昔日的影子。不过我们中的许多人（包括我自己）行动没有他果断，心境也不及他单纯，可以有这样那样的选择和承担，但很难有这样的坚韧和持久。

说到我的母校，北大在那个时代集中了最优秀的人才。总是少年壮志，心存高远，有很多的想象和憧憬，这原是北大人的优长之处。但是，目光远大未必都能做到脚踏实地，一些人会有很多的豪言，却易于忽略甚至摒弃琐屑的细节。廖东凡凭着一腔豪情，一个信念，形单影只，离乡背井，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点点滴滴，都贡献给了西藏这一片常人难以到达的雪域绝地。

他在雪域高原是一只孤飞的鹰，忍受着冰雪严寒和旷远的寂寞。入藏时二十三岁，调离时四十七岁，他在西藏历时二十四年。他是把所有的青春年华都贡献给了那里的土地和人民，换来了内心的胜利，并赢得了藏族人的信任和热爱。这一切，他是用八千七百三十六个日日夜夜他人无法理解的坚忍，是用无边的孤寂和流血的心灵为代价换来的。

一个在湘水之滨成长，又在北大这样全国最高学府生活学习了五年之久的青年，一个人来到了完全陌生的雪域高原，他面临的是任何人都难以想象的局面：特别的习俗、完全不习惯的饮食，艰难的，甚至是恶劣的生存环境，加上最初并不理想的工作安排（那是对他的所谓“家庭出身”的惩罚式的歧视）。

这一道道难关险隘，都被他顽强的意志攻克了。紧接着，他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毅力学会了藏语，他成为在西藏广大土地上被称颂的“会讲藏话的汉人”。廖东凡创造了奇迹。长期在西藏生活的诗人马丽华禁不住用赞叹的口吻说：“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



方人。我看廖啦（藏族人对廖东凡的昵称）早已被堆龙德庆这方水土所渗透，而他也早已融汇于这方水土，他是当今汉人藏化的不可多见的典型人物。”（马丽华：《秋季原野》）

对于廖东凡来说，他不仅为自己无悔的选择付出了青春，而且也牺牲了先是作为儿子，后是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与亲情，甚至，他也为此付出了健康。这一切，在他的书中，都不是叙述的对象，有的是略而不谈（如健康，他只在书中的某一处捎带地，而且语焉不详地提了一句“我得了重病”），有的是轻轻带过。关于亲情，他除了在“终于有了一个家”的叙述中表达了对于相濡以沫的妻子的歉意与感谢之外，他对母亲的去世（未能前往告别），对第一个孩子的夭折等等不幸，也都是一例地“轻描淡写”。其实，廖东凡的心是非常柔软的，他也有刻骨铭心的牵挂，他也自责：“远在世界屋脊，忙于抢救民族文化遗产的我，在妻子最需要丈夫、孩子最需要父亲的时候，竟未能提供一丝一毫的帮助”。

他无意于表达苦难，他着意于书写他工作的欢欣，特别是克服困难之后的喜悦。凡是涉及个人的荣辱得失，他总是表现出一种豁达。而他对自己的演出队、文化馆、文联、刊物，对他所从事的民间文化资料的采集与整理，却是一以贯之的一往情深，津津乐道。在书中，我们始终看到一个瘦长身影的人，策马于冰山雪峰之间，千难万险也阻挡不了他勇敢的前行。他毫不厌倦地谈论着历尽艰险的采访民间艺术的过程，这几乎是这本书的唯一主题，也是他向我们揭示的生命的价值所在。

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啊！他心中牵挂的始终不是自己，自己的家，而是西藏，西藏，西藏！其实，我们也看到了现实生活对他的不公和欺骗，这对他造成了伤害，但心理健全的他能迅速有效地化解这种伤害。例如，他始终引为自豪的“首选进藏”的荣誉，数年后方知是由于前面的两个人不愿前往，他充其量只是“第三号选手”。廖东凡的圣洁感受到了侮辱。还有就是那次进京会演。他拼死拼

活地领导大家排演节目，到头来却因为“家庭出身”被排除在进京演出的名单之外。

这是怎样残酷无情的现实啊！但小廖却忍了下来，他带领被“排除”的十三名队员，组成了临时的演出队走向了遥远的需要他们的地方。在西藏，他是快乐的，但这种快乐多半是他自己争取来的。廖东凡很坚强。在那些专门制造伤害的年代，他以他的坚强使这些伤害降至最低点。小廖在艰难的岁月中坚强地站立着和坚持着，他从不为自己的遭遇流一滴泪。他就这样坚持了二十四年，直到需要他离开的时候。

现在回到本文开先我提到的北大的话题。北大无疑从来都是青年才俊会聚之地，廖东凡只是其中普通的一员。但廖东凡又是绝对地与众不同的一员。在北大赫赫有名的杰出人物中，不乏那些叱咤风云、干着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的人，廖东凡与此不同，是默默中矜持地工作的人。他忘了安逸，忘了荣誉，甚至也忘了孤独，数十年中，他远离了母爱，远离了正常的家庭生活，只为了年轻时节的一语承诺，他终生不悔！

北大应当为有廖东凡这样一个学生而骄傲！

至于小廖写的这本书——《我的西藏故事》，我是含着泪水，也夹带着喜悦，一口气读完的。这是一本真实的书，没有一句空话，也杜绝了豪言壮语，平实、自然、生动而可信。通过它，我们不仅了解了西藏，而且了解了作者——他原本就是写的自己，一个真实的、普通的，也是杰出而光辉的北大人！

2007年11月10日于北京大学

序二 “青稞酒”是这样酿成的

朱晓明*

1998年5月，庆祝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欢聚一堂”晚会在中央电视台演播厅录制。主持人请老中青几届进藏的北大毕业生上台，60年代的学生代表是1961年中文系毕业的廖东凡和法律系毕业的李国光，70年代的是1976年中文系毕业的卢小飞和我，80年代的是1983年中文系毕业的胡春华。一曲《青藏高原》穿云裂帛，“你看那一座座山，一座座山川，一座座山川相连……”把我们带入那曾经投入过我们的青春和理想的难忘岁月。

老廖不仅是我们的同校、同系的学长，而且是进藏时间最长的北京大学人之一。刚到拉萨，就听说有几位北大校友，《西藏日报》的姚梦林（1961年中文系毕业）、区党委宣传部的史焕章（1961年法律系毕业），还有西藏文联的廖东凡。开始，和老廖的接触不算多，但不论是朋友聚会，还是公众场合，每次都能听到他带着浓郁“酥油”、“糌粑”味的民间故事。1989年底，我结束了十三年的“西

* 朱晓明：当代西藏问题专家和民族宗教问题专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总干事。

藏生涯”，调入中央统战部，开始主编正在试刊的《中国西藏》杂志。1990年廖东凡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任上调到中央统战部，接任《中国西藏》杂志的主编兼社长。我则到中央统战部民族宗教局工作。自此不仅和老廖工作上联系日多，而且两度成为邻居，开始在安华西里住楼上楼下，后来又在北影小区隔楼相望。

校友、同事、邻居，是老廖和我，或者说老廖家和我们家关系的“主题词”。

从进藏始，认识老廖已经有三十年了，但是对老廖的全面认识，还是在读了他的自传体文学作品《我的西藏故事》之后。老廖的西藏故事像醇香的青稞酒，不仅让你尝到青稞酒的味道，而且让你知道这浓郁的青稞酒是怎样酿成的。

一个人的命运，也折射着时代的风云。老廖的西藏故事，也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分为坎坷和顺利前后两个阶段。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老廖经历了人生的起伏跌宕。承受着家庭出身问题的精神负担，却始终自强不息、坚忍不拔，从最基层的朴实的藏族人民群众的接受、理解和欢迎中，得到了继续前进的力量和养分。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和乐观进取，实践着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用自己的热情和真诚，培育和呵护着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根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文革”结束后，老廖终于迎来了人生和事业的新的春天。1981年6月，他入了党；1984年4月，受到西藏自治区政府的奖励和表彰。

在我的心目中，老廖是一位有着纯真理想和志向，既有书卷气又有乡土气的知识分子。老廖自幼喜爱民俗文化，上大学时也热衷于民间文学。进藏后的前八年，他生活在全部是藏族演员组成的拉萨市歌舞队，学会了藏语，习惯了藏族生活，和西藏老百姓打成一片，编写出了不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此后，无论在拉萨市文化局、自治区文化局，还是在自治区文联工作，他一直致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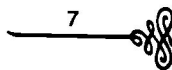


于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和民俗文化研究，成为这一领域的“西藏通”。他说：“世界上没有卑微的工作，只有低矮的境界。西藏的路，我必须从零公里走起，从自己的脚下走起。”书后所附的老廖的藏学著述目录，三十多本书，沉甸甸的，是老廖在这条崎岖道路上长途跋涉留下的一长串深深的脚印。

老廖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先是老廖在拉萨，夫人陈闰梅带着女儿在湖南湘潭，两地分居。直到1986年，全家才在北京团聚。老廖全家待人热情，老陈又烧得一手“湘菜”。因此，“好客”的廖家是西藏朋友们聚会的场所。老廖在拉萨农村结识的农民朋友，到北京时也常常来老廖家做客。老廖2002年得了一场重病。重病使这位北大中文系的“体育委员”，一向以身体好为资本的老廖，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他拖着尚未完全康复的病体，以湖南人的“骡子精神”，开始了新的笔耕。一次，他对我说，今年（2006年）打算写4本书。这么大的工作量，对于一个健康人来说也是难以完成的。但是，老廖做到了。这背后，有他多年的积累，有他的毅力和前所未有的紧迫感，也有夫人和女儿星蓓的悉心照料和全力支持。老廖一家先后被评为北京市和全国的“五好文明家庭”。

老廖是平凡的，是一个北大学生、进藏干部，是一位有作为的知识分子，是一名有理想的共产党员。他又因此而不同凡响。老廖是幸福的，有这样的成就，有这样的朋友，有这样的家庭。我为老廖的西藏故事感动，我以有这样一位学长、同事和朋友为荣。

2007年10月25日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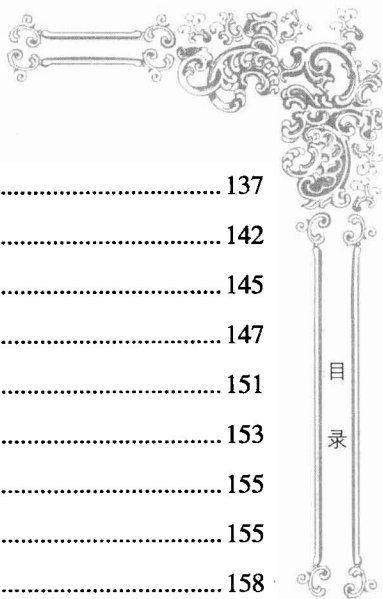
序一 无悔的青春

——读廖东凡《我的西藏故事》有感 谢 冕 1

序二 “青稞酒”是这样酿成的 朱晓明 5

开头的话	1
第三号种子选手	3
告别亲友和故乡	10
孤身万里赴雪域	16
翻越地球之巅的旅程	22
抵达神圣的日光城	27
分配到拉萨市文化局	30
头一次带队下农村	36
拉萨市歌舞队的岁月	44
走进藏族的民俗世界	55
生活在歌舞的海洋	65

马蹄声声，响彻林周南北	72
恰拉山的来历	73
从达隆寺到旁多铁索桥	75
江多村和兴多村的遭遇	77
灵山圣水热振寺	79
百里奔波寻找民歌记录本	81
深夜迷路，访问当年送鬼人	83
山高水险，演遍尼木全境	84
追赶队伍的四天三夜	89
林岗乡赶排新节目	89
尼木河落水	90
齐嘎排风雪	94
走出险恶的魔女大峡谷	97
雪绒河谷的冬日	100
落雪的夜晚到德仲	101
和宗雪乡群众在一起的日子	104
不让去北京的伤痛	107
带领失落的一群北上当雄	111
投身热闹的当雄赛马会	111
策马草原边走边唱	115
大雪里掩埋，冰雹中逃命	116
打造高原文艺轻骑队	120
是不是时来运转了	125
全区文化工作会议受表彰	125
辅导东嘎乡农民演出队	128
工作在金沙部长身边	132



“文化大革命”又遭磨难	137
失去慈母的追悔	142
下放堆龙德庆县农村	145
组建堆龙德庆文艺演出队	147
举办农民创作培训班	151
率领翻身农奴演出队进北京	153
调到自治区文化局	155
巴桑书记亲自过问	155
寻访喜马拉雅囚徒	158
珠穆朗玛峰下的采风	162
迎来改革开放的好时光	164
在“世界屋脊”采撷金子	166
益西丹增肚里有黄金	167
尼玛彭多口吐莲花	168
山南古镇掘宝藏	170
雪域歌手载誉京城	172
参与首次藏戏会演和曲艺会演	178
在林芝编印《西藏群众文艺》.....	181
筹组西藏民间文艺研究会	185
“人间绝域”墨脱历险记	191
到墨脱去	191
珞巴老人白嘎传奇	192
翻越险恶的多雄拉大雪山	194
从拉格山洞到墨脱县城	197
险些葬身雅鲁藏布江	200
听恩布老人讲狩猎的故事	203

达木珞巴人生死情缘	206
出版西藏民间文学报——《邦锦花》.....	209
民间故事获奖和自治区的表彰	214
离开拉萨，奉调北京	216
终于有了一个家	221
无法割舍的西藏缘	226

附 录

南门桥寻梦	230
到西藏去	243
街头舞蹈家索达雅古	249
一个人在西藏的经历	马丽华 257
秋季原野	马丽华 267
廖东凡和他的西藏缘	张晓明 刘喜梅 274

廖东凡作品目录	279
---------------	-----



开头的话

开头的
话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由长长短短的故事组成的。而我的人生故事，很长的一段发生在遥远的、曾经与世隔绝、被称为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我在这里生活、工作不是一年、两年，也不是五年、十年，而是整整二十四个春秋。在这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我经历了命运的种种坎坷，还有“世界屋脊”上严酷自然环境的考验。困难和危险如影相随，生和死只隔一层纸。在艰苦的条件下，我不断丰富和充实自己，使我成为一名熟悉西藏历史宗教、文化艺术、民俗民情，并与这个社会各个阶层、各类人物有着广泛而深入联系的文化人。著名女作家马丽华把我的西藏人生轨迹分成“吉普赛人”、“翻身农奴”、“民间艺人”三个故事讲述。虽不十分贴切，却也颇为形象。我多次深入西藏各地采风，考察民俗民风，调查社会历史，采录珍藏在西藏民间的故事和传说、歌谣和谚语。在风雪弥漫的藏北草原，在险象丛生的喜马拉雅深谷，在原始森林覆盖的林芝山区和被称为“人间绝域”的墨脱边塞，特别是在堆龙河、拉萨河、雅鲁藏布江两岸崎岖的路上，都留下了我的足迹；在流浪艺人如泣如诉的琴弦旁，在翻身农奴洒下喜悦泪水的土地上，都留下了我的身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已经真正走进

了藏民族的民俗世界和民间文化世界里。

时代正在以我们难以想象的发展速度向前推进，西藏的发展和进步，更是跨越式的。这种跨越，将近半个世纪前和今天的西藏的时空距离更是无限拉大。正因为如此，我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的西藏生活，成了一种今人无从体验的生活感知而更显珍贵。现在，我把这份珍藏心中数十年的经历展示给今天的读者，以期对于那些向往西藏这片高天厚土、热爱西藏文化的人们提供帮助和借鉴。

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西藏文化人，我理解挪威著名作家乔斯坦·贾德告诫人们的“人应该珍惜此生”的至理名言，这句话对于我，就是珍惜自己难得的雪域生涯。二十多年的生活场景和内心波澜，犹如一颗颗闪亮的珍珠，我把它们一一连缀起来，就是《我的西藏故事》。

第三号种子选手

那是1961年的夏末秋初，我们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同学，正在苦等分配。今天有这样的说法，明天又有那样的传言。总的来说，当时国家正处在最为困难的时期，吃饭都成了大问题，很多大学毕业生分配不下去。大学五年期间，我一直是极努力、极热情的一员，长期担任中文系体育部长，又是文艺、科研和社会活动积极分子，为领导和同学们所看重。但是，面对毕业分配，我心里总有些忐忑不安，一切都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不知道自己今后的命运如何。

分配方案迟迟没有宣布，好些外地同学都回老家休假探亲去了。记得那是9月9日的中午，我站在32斋宿舍楼下出神。我们年级的党支部书记龚希光同学和颜悦色地走过来，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小廖子，有事吗？我们一起出去走走吧！”老龚与我不同班，又是调干生，年龄也大一些，平日很少接触，相约散步更是破天荒头一回，我有点受宠若惊的样子。

走出西南校门，穿过一条古旧小巷，来到称为“老虎洞”的海淀后街，路边有一家小饭馆。老龚说：“进去坐坐，边喝边聊吧！”我们在一张小桌子前相向而坐，老龚叫了三碟小菜，两杯啤酒。让